

08553

娃娃兵傳奇

邵鈞林



娃娃兵传奇

邵钧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池长尧
插图 王大保
责任编辑 张克炳

娃娃兵传奇 邵钧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1.125 插页1 字数259,000 印数00,001—59,000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103·108 定 价：0.85 元

引 子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一九三〇年初秋，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，已经在湘赣闽四省的广大地区燃成了熊熊的烈火。为了继续扩大胜利的成果，红一方面军挥师北向，由吉安经峡江向袁水流域推进。在推进途中，红军路过一个小山村。这山村，名叫龙岩村。红军虽然在这里仅住了短短的六、七天时间，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，使这个偏僻的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村里的穷苦人就象干透了的柴碰到火星一样，很快就燃起了革命的怒火。他们斗土豪，分田地，还建立了红色政权。村里的穷孩子们也和大人们一样，怀着对地主老财的刻骨仇恨，积极地投入这场改变穷人命运的斗争。转瞬间，全村象翻了个个儿。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威风扫地，有的被杀，有的挨斗，有的则逃之夭夭。穷人们挺直了腰杆抬起了头，无不拍手称快，扬眉吐气。

中央苏区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恐慌。蒋介石在结束他和冯（玉祥）、阎（锡山）的军阀混战之后，便调兵遣将，发动了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“围剿”。于是，那些逃到外地的地主老财也闻风而动，组织起反动民团，与国民党保安团勾结起来，企图内应外合，消灭红军，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，夺回他们失去的

“天堂”。他们趁国民党正规军向革命根据地猖狂进攻，我红军暂时实行战略退却的机会，气势汹汹地杀回到他们原先盘踞的地方。

这样，龙岩村那些刚获得翻身的穷苦人又陷入了苦难的深渊。大批的革命群众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，新生的红色政权被颠覆，刚获得的田地财物也被倒算了。但是，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。龙岩村的男女老少纷纷行动起来，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

村里有这样几位少年，他们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之下，被迫走向了抗争的最前列。就在一个月隐星暗的夜晚，他们冒着风险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……

这个故事，就从这里开始讲起。

目 录

引	子	1
第 一 章	曾胖子的脑袋不见了	1
第 二 章	谁是红孩儿?	13
第 三 章	野鸭洼脱险	33
第 四 章	这才是真正的进见礼	59
第 五 章	夜奔枫江镇	70
第 六 章	狼窝里的笑声	80
第 七 章	罗纱帐里闹洞房	89
第 八 章	是铁总能炼成钢	104
第 九 章	好蛋臭蛋打出来看	121
第 十 章	“你策上三天试试!”	139
第 十 一 章	小司马巧唱“空城计”	157
第 十 二 章	牛伢子改大名	163
第 十 三 章	在禁闭室里	180
第 十 四 章	小秤砣能压千斤重	192
第 十 五 章	巧摘马蜂窝	208
第 十 六 章	哈齐克斯机关枪	218
第 十 七 章	他们相逢在老营盘	228
第 十 八 章	血肉筑成的防线	242
第 十 九 章	箭在弦上不得不发	253

第二十章	用鲜血表明心迹·····	271
第二十一章	故乡的土总是热的·····	287
第二十二章	一块冰遇到了一盆火·····	300
第二十三章	在长长的路上·····	315
第二十四章	爆竹声声里·····	335
后 记	·····	347

第 一 章

曾胖子的脑袋不见了

晚秋时节，日短夜长。太阳刚落进山岬，夜幕就迫不及待地降临了。

地处江西省西北部地区的龙岩村，泡在墨一般浓黑的夜色里，不见灯火，不闻人语，只有死一般的寂静。几阵山风刮过，夜幕被撕开几个缺口，抖落出几颗象是由于受惊而眨着眼睛的寒星。借着惨淡的星光，龙岩村被血洗浩劫后的惨景依稀可辨：村口的树杈上，悬吊着十几具死难群众的尸体；被焚毁的房屋，墙倒梁倾；街头巷尾，淤积着一滩滩已经变成黑色的血迹；空气里，弥漫着苦涩腥臭的气味。

村后的山坡上，座落着一座观音庵，那黑魑魑的剪影，活象一只饱食后卧蹲着打盹的恶狼。紧闭的庵门前，游动着一个幽灵般的白狗子，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。

庵内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殿堂里红烛高燃，香烟缭绕。供桌上摆着八只精致的供盘，盘里堆满各种时鲜的果品。神龛前的蒲垫上，并排跪着一男一女。那男的姓曾，长得肥头大耳，人们都叫他曾胖子；那女的是他的三房姨太太。此刻，曾胖子双手捧着三炷清香，垂首合目，正在虔诚地向高高在上的

观音娘娘祈祷。他那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一副超脱凡尘的模样。其实，他的内心并不平静，纷乱的思绪象那缭绕着的青烟似的飘忽不定。

别看曾胖子长得有一副乐善好施的慈善面孔，其实是本地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的恶霸地主。尤其是近年来与驻枫江镇的国民党保安团朱团长结拜为兄弟后，更是狐假虎威，不可一世。他积极搜罗团丁，购买枪支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成了放个屁也能叫地皮打颤的土皇帝。可是，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，红军来了，把世道翻了个儿，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……

那是一个多月前，也就是一九三〇年初秋的一天，红军千里转战路过这个山村。穷苦百姓就象干柴碰上火苗，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，不仅使他的家财田产化为烟云，而且把他的父亲也杀了。要不是他脚底板抹油溜得快，赶去投奔朱团长，难免也要落个和他父亲同样的下场。每想到此，他的脊梁骨里总要涌过一股冷流，浑身战栗难禁。

这个风雨飘摇的秋天，他是刻骨铭心，至死难忘的。长时间来，他无时不在图谋东山再起，以报毁家杀父之仇。不过他心里明白，要实现这个愿望，单靠自己这点力量是不行的，必须仰仗握有兵权的义兄朱团长。因此他不惜一切代价，千方百计地去换取朱团长的欢心。甚至当发觉这位义兄玩弄他心爱的三姨太，他也忍辱负屈，装做没看见。不料事与愿违，尽管朱团长为他的诚心所感动，很想助他一臂之力，却是爱莫能助。因为，红军势如燎原的烈火，越烧越旺，几乎大半个江西都成了他们的天下了。朱团长闻风丧胆，率部东奔西窜，连奉命驻守的枫江镇都丢了，成了过河的泥菩萨，哪里还谈得上为他复仇。眼看大势已去，他痛心疾首，但又死不甘休。他不相信胜败就此定局，认为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日后必定会有

变化。在他看来，红军的所作所为纯属犯上作乱，必为天地所不容，长此以往，上苍必定要降灵平乱，以扶正纲常。于是，他经常出没在庙堂之间，焚香燃烛，顶礼膜拜，俨然成了虔诚的佛门信徒。

果然，当他快把膝盖跪出老茧的时候，传来了蒋介石调兵遣将大举“围剿”红军的消息。他闻讯欣喜若狂，当下便宴请宾客。席间，他获悉红军准备北去攻打南昌、九江等大城市，眼下已经向袁水流域开进，便向朱团长献上一计：趁红军忙于应付“围剿”大军、后方空虚之机，乘虚而入，夺回地盘，恢复家园。朱团长大喜，便依计而行，带兵杀回原先的驻地枫江镇。曾胖子终于返了乡，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。连日来，他象疯狗似的，借着朱团长的刀，大肆捕杀与他作对的穷苦百姓，尽情地让无辜的鲜血来浇熄心中报复的野火，从中得到发泄后的满足。

今晚，他带着三姨太来观音庵进香，其来意是复杂的。首先是感谢神灵保佑他重振家业的大恩大德；其次是想祈求观音娘娘怜惜他无后而赐给一子，好延续香火，使自己的家业后继有人。

曾胖子祈祷完毕，抬起眼来，望着观音娘娘脸上那慈善的笑容，觉得有了希望。他想起失而复得的家业和权势，想起继往开来的美好前景，刻板的扁脸终于绽出了笑容。他喜滋滋地把清香高举过顶，毕恭毕敬地连叩了三个响头，擦袍站起来，刚把清香插入香炉，忽听一阵异样的响动，猛看见氤氲的烟雾中刷地闪过一条黑影。没容他定睛看仔细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高大的烛台倒地而灭，眼前一片漆黑。三姨太惊得尖叫一声，扑进他的怀里。他也吓得毛发倒竖，急忙大喊：“来人！”卫兵和几个尼姑应声跑进门来，重新点亮蜡烛，然后分

头察看一番，结果除了烛台落地和红孩儿的雕像倒翻之外，并没有发现其它反常情况。

曾胖子惊魂未定，满腹狐疑。刚才明明看到有一个人影，怎么眨眼间就不见了呢？总不会是活见鬼吧？况且烛台不会自行落地，红孩儿雕像更不会无故翻倒。他心里嘀咕着，反复追忆那条黑影留下的印象，脑子里渐渐显现出一个少年的模样来。顿时，恐惧与不安又一次涌上了他的心头。

原来，这次他还乡复仇，虽然杀人如麻，但真正杀死他父亲的“凶手”却至今未能捕获。这个“凶手”不是成年人，而是他的佃户的儿子，一个刚满十四岁的野小子。五年前，这家佃户因交不起粮租，被他逼得家破人亡，只剩下母子二人，因而与他结下冤仇。以往，他压根就没有把这母子俩放在眼里，没想到红军一来，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象吃了豹子胆似的，竟敢动刀砍下他父亲的脑袋。这次还乡，虽然抓住了这小子的母亲，把她活活烧死，但却让这野小子跑了，因此憋在心里的那股恶气未能完全出尽。尽管一条小泥鳅掀不起什么浪头，但不除掉他总归是留着一条祸根。几天来，曾胖子一直派兵四处追捕，但这小子藏匿在深山里，神出鬼没，一时未能捉拿归案。刚才那条奇怪的黑影，会不会是这小子？

想到这里，曾胖子的心猛地拎了起来，亲自带着卫兵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又细细地搜查了一番，仍然一无所获。那个卫兵连日劳困，早已折腾得不太耐烦，心里又惦念着那几个俊俏的小尼姑，便嘀咕开了，连说了几个“可能”：可能是野猫来偷供品，拱翻了烛台；可能是曾老爷过于劳累，看花了眼……。曾胖子哪里听得进去，仍然要继续搜查。如果不是老尼姑释了疑团，真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。

老尼姑仔细地巡视了一番，突然双手合十，高呼一声：

“啊，造化，造化！”众人忙问其故。她开始硬说“贵不可言”，后来才道破了“天机”：烛翻灯灭乃是观音娘娘显灵，红孩儿雕像挪动位置是要下凡投胎的征兆。众尼姑听了，齐声称颂：“曾老爷时来运转，福星高照，往后必定门庭兴旺，子孙满堂。”那个卫兵正愁没完没了，也随声附和，说了一番恭维话。曾胖子原本信佛，又经历了这一个多月坎坷的路途，因而更加迷信神灵的威力。眼下经这么多条舌头一搅，他便消除了怀疑，信以为真，心里禁不住飘飘然起来。他捻着几根稀疏的鲮鱼胡须，暗自思量，那些被红军赤化了的穷小子，该杀的杀，该关的关，剩下的也都吓破了胆，谁敢轻举妄动；那条漏网的小泥鳅自然吓得连逃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胆量敢来掀浪头；就是敢来，还不是飞蛾扑火，自讨罪受。嗨，真是捕风捉影，无事生非，错把吉兆当凶兆，实在有些荒唐。他越想心里越乐，当即重赏了众尼姑，然后重新净手，再度焚香叩拜一番。嗣后，按照这个观音庵求子的规矩，决定留宿庵堂。尼姑们马上在庵堂正殿一侧那块名为“求子宝地”的地方，搭起了禅榻。曾胖子便怀着美好的憧憬，与三姨太上榻就寝了。

更深夜静。曾胖子已经做起了美梦，胆小怕事的三姨太却睡不安稳。庵堂里阴森惨淡的气氛，使得她毛骨悚然。她借着摇曳不定、忽明忽暗的烛火，愣愣地望着居高临下的观音娘娘，默默地祈祷着，祈求神灵长保平安，赐她早生贵子。朦胧间，她发觉神龛上仿佛多出了一尊佛像。没等她分辨清楚，那尊佛像曳着一道寒光，呼地飞下神龛，朝禅榻这边奔来，一把寒嗖嗖的钢刀在她头顶划了个弧形，狠狠地朝她丈夫那个光秃秃的头上砍去。她尖厉地惊叫一声，滚下榻来，吓得昏死了过去……

顷刻间，象一阵旋风似地传开一个叫人瞠目的新闻：曾胖

子的脑袋不见了！这个新闻象一把盐撒在油锅里，把整个龙岩村爆得滚喳喳的。一时间，街头巷尾传说纷纭，有的还为它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：曾胖子涂炭生灵，引起上苍震怒，观音娘娘授命红孩儿取走了他的首级，以慰受害的冤魂……。并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说这是观音庵那位老尼姑亲眼所见：四更时分，红孩儿现出真身，手执利刃跃下神龛，取走曾胖子的首级，驾起祥云飞天而去。后来有人又从曾家大院打听到更加可靠的消息：曾胖子的三姨太苏醒后，也说此事系红孩儿所为。于是，这一传说得到了充分的证实，一时传得神乎其神，更加沸沸扬扬。

血洗后的龙岩村开始复苏了，死气沉沉的阴霾里露出了欢悦的气氛。然而，平日里喜气洋洋的曾家大院，却陷入了一片混乱：有的忙着料理曾胖子的后事；有的忙着救护三姨太；有的忙着搬兵捉拿刺客……脚步声、叫嚷声、哭闹声交织成一团，乱哄哄的象群无头苍蝇在飞撞。

“朱团长驾到！”

一声吆喝，曾家大院霎时安静下来。随着一阵皮靴声响，一个虎背熊腰的白军军官，在一伙卫兵的簇拥下，大步流星地步入厅堂。这家伙三十多岁，南瓜脸，铜铃眼，身穿呢料戎装，腰佩手枪短剑，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腾腾的杀气。大概是因为他姓朱，又酷爱吃喝嫖赌，人们背地里叫他“猪八戒”。后来人们发觉这样称呼他，会使真正的猪八戒受委屈，因为这位唐僧的徒弟好歹还有“八戒”约束自己，而这个姓朱的却是五毒俱全，无所不为，真是坏透了顶。于是人们稍作更正，动了其中一个字，把他叫作“猪不戒”了。当下，猪不戒叉腿在太师椅上坐定，命副官速去传呼三姨太，自己旁若无人地合上双眼，默默地思索起来。

当曾胖子被杀的凶讯飞报到保安团团部所在地枫江镇时，猪不戒惊得差点缓不过气来。他不仅为失去一只得力的臂膀而痛心，而且更为自己的尊严受到冒犯感到恼火。他无法容忍，在自己兴师动众刚刚收复平定的地盘里，竟然发生如此惊人的事情。事实告诉他，他的刺刀、枪弹并没有把人心镇服。他心里明白，如果不尽快地将“凶犯”捉拿归案，处以重刑，往后的日子更不得安宁。于是，他便亲自带领人马，火速赶到龙岩村，分兵封锁路口，大加搜索。谁知折腾了好一阵，别说“凶犯”，就连曾胖子丢失的脑袋也没有找到。他从不信神，自然不会相信村里流传的说法，认为那是“无稽之谈”。可是，他又感到难以想象——红军远在北面的袁水流域，穷于应付压境的“围剿”大军，当地的赤色分子几乎全部剪除，个别漏网跑掉的也被围困在深山里，究竟是谁胆大妄为干下这件事呢？

没容他想出个眉目，副官去而复回，禀报说：“三姨太病体沉重，无力前来恭候，请朱团座屈尊至内室会晤。”猪不戒皱皱眉，随副官来到了三姨太的卧室。

三姨太半倚床栏，头发蓬乱，泪痕宛然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但那细腻得如同象牙般的皮肤，黑得象漆一样的头发，以及那双顾盼之间摄人魂魄的眼睛，都不是一时的惊吓所能改变得了的。她见猪不戒跨进门来，欠了欠身，柔声唤了声：“团座！”脸微微一热，更增添了几分妩媚。

猪不戒看得呆了，一时竟把来意抛到九霄云外。在曾胖子无家可归而投靠他的那些日子里，他曾和这美人儿有过那么一段难忘的交往。但这种交往只能在暗中进行，他一直感到难以满足。因为她到底是他人之妻，不可长久占有；何况干这样的事总是不那么光彩，一旦传扬出去就有失体面。况且曾胖子又是个老醋鬼，那时装聋作哑不出面干涉，无非是有求于他。自

从曾胖子还乡之后，就不那么好说话了，采取了防范措施，使他很久没有见到这个娇娘的容颜。此刻，面对着自己时常想念的意中人，他心中不觉燃起一团嫉妒之火。但他忽然意识到曾胖子已经一命归西，顿时火灭烟消，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，同时，霸占三姨太的邪念，也随即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他心里盘算着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抓到“凶犯”，处理好曾胖子的后事。于是他在床栏旁的圈椅上坐下，燃起一支烟，和颜悦色地对三姨太说了一番安慰的话，然后细细地询问起昨夜观音庵的情况。

三姨太边泣边诉，一五一十地介绍了经过。猪不戒听罢，思索了一会，问：

“凶手什么模样？”

“没看清脸面。看个头好象是个小孩子。”

“唔——”猪不戒猛吸一口烟，鼻孔里喷出两股烟雾，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冷嗖嗖的话：

“娘的，果然是红孩儿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站在一旁的副官傻了眼。刚才，他以好奇的口吻向猪不戒说了外头的传言，还挨了猪不戒好一顿训斥呢！

“不错，是红孩儿！”猪不戒弹弹烟灰，摆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架势，慢吞吞地说，“红军最厉害的一着，就是能赤化人心。别说那些嘴上长毛的穷鬼，就连他们的崽子也全染上了红色。我们光顾斩草，没有除根，才吃了今日这个大亏。”

“团座高见！”副官肃然起敬，习惯地竖起了大拇指，“团座亲自出马，别说是小小的红孩儿，就是神通广大的孙猴子，也别想逃脱团座的事心。”

猪不戒虽然爱听恭维话，但此时却顾不上领受，只顾顺着

自己的思路往下说：“那么，这个红孩儿究竟是谁呢？”

话音未落，门外响起脚步声。随着一声“报告”，负责带兵搜查的一个姓白的连长急匆匆地闯进房来。他双脚一靠，右手朝猪不戒行了个军礼，左手递过一个蓝底白花的破旧包裹。

猪不戒伸手接过包裹，刚抖落开，脸就刷地变了色，一声惊呼脱口而出：“啊，又是这该死的兔崽子！”

包裹里只有几样东西：一件破棉袄，两双草鞋，几个生蕃薯，还有一把用白布裹着的短刀。这块白布象是从衣衫上撕下来的，上面有两个血写的大字：“报仇”！大概是天长日久的缘故，白布已经发黄，血写的字迹也变成深褐色的了。

对这个包裹，猪不戒并不感到陌生。尤其是白布上血写的那两个字，时刻在警告他：将有一柄短刀，会插进他的咽喉……这是他至今没有消除的一块心病。近年来，他发觉总有那么一个人，时常象鬼影似地死缠着他。他走到哪儿，这个鬼影也就出现在哪儿。有一次甚至潜入他的卧室。要不是他严加提防，早就成了刀下之鬼。为除掉这块心病，他曾兴师动众大肆搜捕，结果如同大海捞针，一无所获。后来他依照副官的主意，设下圈套诱其自投罗网。哪知道这家伙机灵得象只狸猫，眼看就要被抓住，结果还是溜掉了。兴师动众忙了半天，唯一的收获只是这家伙匆忙中丢下的这只包裹。根据这个包裹提供的线索追查下去，他才得知这是他七年前欠下的一笔血债的报应。而这个包裹的主人竟然是个十几岁的毛孩子。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就更增强了不惜一切代价铲除这条祸根的决心。但是，他至今未能抓到这小子，甚至连模样都不清楚。更叫他吃惊不已的是，就在他重返枫江镇的那天晚上，这只包裹突然不翼而飞了。

“这是从哪里找到的？”猪不戒的目光从手里这只失而复

得的包裹上移开，落在白连长的脸上。白连长简单叙述了经过：他们在野鸭洼搜查时，一个士兵在神龙庙里发现了这个包裹。

“神龙庙？”猪不戒嘴里复述着，脑海里现出了神龙庙周围的地貌。那是个野草丛生、水洼密布、很少有人光顾的偏僻地方。他也斜着眼睛略一沉吟，把包裹往白连长怀里一扔，说：“你把它原封不动地送回原来的地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白连长迷惑不解。

“笨蛋，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吗！这个藏包裹的地方，肯定是这兔崽子落脚的地方。你马上派两个班埋伏在周围，来它个瓮中捉鳖。另外再派人严密封锁河堤、路口，千万不可再象上次那样，让他溜了。快去执行吧！”

白连长领命而去。

猪不戒对自己定下的这个计谋感到十分得意，回头朝三姨太投去一个媚眼：“这小子肯定是刚才所说的红孩儿，等我将他抓住，就交给你这观音娘娘处置。”说罢，仰靠在椅背上放声大笑。笑了一阵，正想把话题引到那桩“好事”上去，突然发现蒙着绸帘的雕花窗棂外闪过一个人影。他连忙站起身来，朝窗外吼了一声：

“外头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。”随着低微的应声，门外走进一个女孩。她，十二、三岁年纪，瘦弱，单薄，一条长辫垂在腰际，两只秀丽明亮的大眼睛分外引人注目。她双手托着一只檀木茶盘，在门口稍停一会，低着头轻盈地走了进来。

猪不戒眼露凶光，猝然问道：“为什么偷听？”

女孩朝他翻翻眼，仿佛并没有听懂他的话，顾自绕过他的身子，走到床前，对三姨太说：